

东北大地的《白鹿原》
《属羊女》的姊妹篇



属龙女

于雷 著
下卷



时代
文艺 出版社

属龙女

(下 册)

于 雷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4

爬犁在母牛河套里马不停蹄地奔跑,眼看太阳落下去了,天空出现了铅色,冷风依然在树梢儿上呼号。

龙镯见到了自己的亲妹妹本该是件高兴的事,但眼下的处境使她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她堆坐在爬犁上,紧紧地搂着睡了的河生。河生怀里抱着个黄纸包,那是给龄波抓的药,龙镯眼光落在药上,长睫毛不眨一下。她万分迷茫,不知道这副药能不能把龄波的病治好,能不能医平她心里的创伤,能不能使一家人的生活有个新的起色。

生下河生后的坎坷经历才使龙镯尝到了人生的凄苦。原本笑不离脸的她,几乎不会笑了。婆婆死了,跳进了翻滚的母牛河里,至今连尸首都没找到;丈夫病倒了,得了一种难治的大肚子病,整日里瘫在炕上。她领着幼小的河生,完全失掉了依托,真像婆婆常说的,她成了一只无头雁,不知该往哪儿飞,该往哪儿落。几乎每一天,她心里都在滴血,她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她这个原本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不知道什么叫委屈的自由自在的山里人遭受如此磨难,使她伤痕累累,步履维艰。

她回忆起这段艰辛的日子:

她生河生那天,李龄波将自家的经历和肖七来找过他们一家人的情况向工作队和盘托了出来,工作队又找肖香梅证实了龄波说的话是实话,但龄波和肖香梅谁也没有说出肖七同扑拉香的关系。工作队把扑拉香依然看成是受害对象,是土匪肖七强霸妇女的见证人。

李龄元也把自己记忆起来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关于李万通的



事告诉了蔡志平。他没有听哥哥李龄甫的话，不仅认了三婶儿和龄波，还对蔡志平说：

“俺三叔不像俺爹，俺爹没做过什么好事儿，俺都可以证实。俺三叔可是双龙镇出名的好人，你问老人都知道，他不可能去当土匪。肖七说的话俺看可信，他是要拉着肖七找抗联，最后死在单大牛犊子枪下，三叔应该是革命烈士。至于资本家嘛，他也定不上，是不是真把铺子卖了支援了抗联先不说，俺听说，一九三六年他被日本鬼子抓去时，他的财产就光了，让俺爹夺去一部分，剩余的不知哪去了，怎么能定上资本家呢？人心可不能……”

“李教员，这是你哥哥的亲笔信，县里就这么定的，你看看嘛。”蔡志平说。

“他咋这样呢？人心咋这样呢？他又不是不知道三叔，俺这回回去找找他。蔡队长，你别难为我三婶儿和龄波，龄波的媳妇俺还没见过呢。”李龄元说。

“要是按信上说的，你三婶儿应该定资本家了，你三叔死了，是不是土匪又无人证实。”蔡志平说。

“这不合理，人心咋这样呢？你认为呢？你不也认为证据不足吗？你该给县里写封信，把你的想法写上，俺再找俺哥，让他收回成命。”李龄元说。

“好吧，那姆就写嘛。”蔡志平说。

李龄元也见到了龄波，但龄波没有像他那样热情。他向龄波说了许多有情有意的话，龄波却冷冷地说：“豹的色在外面，人的色在心中，我不愿听狐狸的演说。”他还问龄元：“是不是来认一认我和我妈，看我是不是大资本家李万通的儿子？”无论李龄元怎么向龄波解释，龄波都没露出笑脸。龄元知道，这是因为龄波记恨他爹的缘故。但龄波说的一句话，让他永远难忘。龄波说：“看咱俩长相，真是一个爷爷的，谁知道心会不会一样呢？”



蔡志平给县里写了份报告,让李龄元带回去了,报告上把肖香梅讲的和肖七对肖香梅讲的关于李万通的前后情况写得十分详细,报告最后写道:

“……李万通就是李振东。请查清李万通其人,如果肖香梅和肖七讲的话能得到证实,我认为,李万通应是位革命烈士,他死于抗日战争中,他救过共产党员叶芳和她的两个双胞胎女儿,现在这两人均在;他支援过抗日斗争;他参加过抗联,是在打击单大牛犊子的战斗中牺牲的……这些事实都需要找了解李万通(李振东)情况的人证实。我知道同李万通一起参加抗联的人大部分都牺牲了,找一个证明人很困难,但我相信组织,会尽力弄清一个人的历史,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关于肖七,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能否定为土匪还无更确凿的证据,也需要进一步查实。他在龙泉上村打死村民的事儿,据我们了解是误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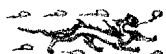
这封信转到县里,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音信,蔡志平也不知该对肖香梅一家人怎么定成分。

这天,龙泉下村的人在新建的小学校召开批斗稻王和他老婆的群众大会,戴着纸糊高帽子的稻王和他老婆被推到了台子上,台下围满了下村的村民。上村的村民没有被召集来开会,但是,他们一见下村人全围在学校的操场,也都跑过来凑热闹,看看下村人到底要演什么戏,像是来参加什么祭祀。

朴昌范跳上台,他指控稻王霸占他家的土地,他让稻王自己对村民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稻王承认,在土地问题上他用了心计,他在朴昌范的稻种里掺拌了石灰面子,把一多半种子烧死了,粮食一欠收,他就借机下了手。

台下的村民一听,顿时愤怒了,呼吼着朝稻王和他老婆挥拳头。

花参站在台下,大个子鹤立鸡群,他带头喊口号。扑拉香见



到了花参，她睁大了惊奇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花参。花参见到了那寒人的目光，一下子蔫了，领着下村人强把一组口号喊完。

愤懑融在口号声里。口号喊得惊天动地，比上村人祭祀时晃的腰铃还脆，比下村人拜巫堂时打的长鼓还响。上村人听不懂下村人讲的是什么，喊的是什么，一个个伸长耳朵睁大眼睛呆愣地张望。他们见下村人一喊口号，稻王和他老婆浑身就不停地抖，抖得像扑拉香跳蟒舞时抖动的样子，但上村人看扑拉香抖身子会心花怒放，这回见稻王和他老婆那样抖动，心中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

又有几个下村人跳到台上控诉稻王，一个老太太边说边声泪俱下。她哭喊着扑到稻王前面，伸出了干瘦如柴的双手，死死地揪住了稻王的前胸，吵吵着让稻王还她的儿子和媳妇。稻王吓得脸如草灰，闭着眼睛往后躲。下村人再次被激怒了，有几个人同时跳上台，围着稻王劈头盖脸地就打，工作队员都拥上了台，撕扯着阻止动手的几个人。

稻王的老婆吓出一泡尿，尿顺腿淌到鞋里，又从鞋里渗出来。不一会儿，她腿下就出现了一圈潮湿的黑影。

正当这时，有二十多匹马从下村东头那条山林间的小路上奔过来，马蹄声立刻扯去了村民们的目光。人们丢下了稻王和他老婆，全都往东望。望见马上的人穿着一样的黄衣服，都挎着短枪，马蹄扬起的尘土像条烟龙，在马队后面滚。

马队到了操场，马上的人跳下来，忙着找地方拴马。蔡队长领着工作队迎了上去。

“啊，蔡队长，我们好久不见了。”一个独眼的矮个子迈着鸭步走向蔡志平，他没有握蔡志平伸过来的手，显示了当官的威风，那手一直捂着腰间的短枪。

“是金副局长啊。”蔡志平尴尬地说了一句。

“蔡队长啊，县里让你的马上回去，啊，把问题的说清楚啊，



接替你的新队长我的带来了。”金副局长叫金光洙，他用不流利的汉语摆着一副架子，对蔡志平说，说话的表情和口气透着一种高傲。

“你说县里让姆……”蔡志平露出了不理解的表情。

“是的，让你的回去……嘿嘿嘿，你的不信？”金光洙说。

“金局长，正好开群众大会，你在会上说几句吧。”新来的工作队长用讨好的口气对金光洙说道。

“好的。”金光洙踱动鹅步，倒背着手离开了蔡志平。他登上了台，新来的工作队长忙朝稻王和他老婆挥挥手，稻王低着头不敢看，还原地不动地在台上打哆嗦，跑上来两个金光洙带来的公安战士，把稻王和他老婆拽到台下。

“蔡队长，怎么回事儿？”龙泉村的工作队员围过来惊奇地问。

“不清楚哇，换姆嘛，没见新队长……”蔡志平用下巴指了一下台上，小烟袋伸进烟口袋里窝^①烟。

金光洙开始用朝语大声讲话：

“我是金光洙，啊，县公安局副局长，县里说了，啊，这里的‘砍挖斗争’进行得慢，啊，主要是，在这里的工作队领导不得力，有右倾情绪，啊，这里有地主，有富农，还有隐藏在这里的大资本家太太。啊，肖七的亲戚。肖七常在这儿出没，这里肯定有他的窝点儿。啊，有人交待了，前些日子，土匪肖七夜里还来过啊。乡亲们，朝鲜族老乡们，我们啊，必须把眼睛睁大了，啊，……”金光洙边说边在台上左右踱达，短胳膊上下挥舞，声音也如同鹅子在叫唤，眼儿呱的震动着龙泉上下村人的心。那动作，那脸色让人疑心，他是不是患了痔疮。

“蔡队长，县公安是冲肖香梅来的，他说你有右倾情绪，还说

① 窝：舀。



这儿有肖七的窝点儿……”工作队的朝鲜族同志给蔡志平翻译说。蔡志平眯起了眼睛，叼住了小烟袋。

“公安支队集合！听我的命令，啊。”金光洙突然用汉语嚷道。

县公安支队的人很快集合在台子的右侧。

“立即的行动，把资本家太太的，土匪肖七堂姐的，啊，肖香梅的押来！啊，还有资本家的儿子李龄波的也押来！”金光洙下达了命令，然后又起腰，叉开腿威风地望着台下。

“啊！要抓窝克，妈呀……”扑拉香心里惊叫道，她悄悄地离开了人群。

“怎么的啊，还不行动？”金光洙见台下静静的，一转脸，见县公安支队的人正左顾右盼地大眼瞪小眼，死呆呆地一动未动。

“报告金副局长，不知道肖香梅的家在哪里，我们……”一个公安战士出列报告说。

“蔡队长，啊，这个，你的该领着去吧，这是县里的命令！啊。”金光洙快速地踱下台，直奔蔡志平，蛮横地说道。

龙镬还没有满月，但她生完孩子的第三天，就下了地。婆婆体弱，她不想让婆婆伺候她。

肖香梅被李龄元从工作队背回来后，一见河生，就像打了针强心剂，顿时精神起来。她似乎什么都忘了，一刻不离地守护着河生和龙镬。这天，龙镬正给河生喂奶，肖香梅满心欢喜地看着孙子。突然，扑拉香跑进来。

“窝克，妈呀，不好了，不好了！”

“额云，咋了？瞅你急的。”

“龙镬，窝克，县里来了带枪的，妈呀，他说……”

“她姐，你慢慢说。”

“来个当官的高丽人，妈呀，要抓抓窝克和龄波。快……”

“什么，谁要抓妈和龄波？”



“不赶趟了，妈呀，窝克，快，往后山跑，俺去找俺哥哥，俺让他救救你们……”

龄波被五花大绑着，几个公安人员推搡着他朝家走，上村人吓得跑个精光。

“不，我不走！你们抓我就算了，一切我担着，不能抓我妈，她病着哪，我媳妇还在坐月子。”龄波一边挣扎，一边往后退，他索性蹲在地上。

“快走，领我们去你家！”新队长指着龄波大声命令。

“不走，我不走！我犯什么罪了？我妈犯什么法了？你们……”龄波拼命地喊叫，使劲儿挣脱着押他的人。

“你通匪，通匪懂吗？”新队长又指着龄波大喊大叫。

“我没通匪，蔡队长，你让我说的，你为啥不说话，我没通匪！我没通匪……”龄波被公安人员拖起来朝前走，他回头冲着蔡志平不停地喊。

在阿商达家里，一屋子人在吵吵。

“阿主任，这是老高丽明摆着欺负咱们，窝克是咱们族人，又是女人，不能让老高丽抓去。阿主任，快想办法呀。”窦裁里说。

“阿主任，窝克和龄波怎么会通匪呢？他们一家是那么好的人，老高丽瞎掰，斗他们的地主斗得好好的，来了个高丽官儿就不斗了，抓咱们旗人。”乌吉娜应和丈夫嚷道。

“那个当官儿的护着他们的地主，咱们也得护着窝克，护着龄波！”一个小伙子喊。

“对，不能让他们在咱上村霸道。”公小巧也参进来说。

“阿主任，你不是说共产党说了算吗？老高丽咋这样，咋跟日本人在时一个样。”窦五婶儿说。

人们七嘴八舌，阿商达一声不吭。民兵队长乌二哥忽地站起来，涨红着脸大声朝一个小伙子喊：

“通知所有的伊尔根，集合民兵，领着猎狗架着鹰，去看住窝



克，别让他们抓走，听俺招呼！”

“乌队长，这样不妥吧？”

阿商达站起来，想制止乌二哥，但乌二哥已经飞出了屋，一屋人跟在他后面往外挤。乌中秋没有跟去，偷偷地溜走了。

扑拉香的房子四周围了许多人，一看，都是下村人。金光洙命令把龄波关进一间教室里，派人看守着，他让下村人跟在县公安支队的后面，去看怎样抓土匪肖七的亲戚。下村人没有认识肖香梅的，他们也想去看看热闹，看土匪的堂姐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报告，从东屋里搜出两支盒子枪。”一个公安战士拎着两支手枪向金光洙报告。

“啊，真有枪？看来，这里窝点儿的是，继续搜，啊，把屋里的人都带出来。”金光洙神气十足地命令道。

“妈——妈呀——你们凭啥抓人？”屋里传来龙镬的喊声。

“她在坐月子，不许动她。”扑拉香的声音。

“龙镬，快看孩子。”肖香梅急促的声音。

“哇——哇——”河生被吓得拼命地啼哭。

“你们放开俺妈，放开！你们敢抓俺妈，俺跟你拼了。”龙镬的撕拼声。

“把她绑起来，反了？！”新队长在吆喝。

“妈呀，你们敢动她？看俺劈了你，龙镬，抱孩子进屋去！”扑拉香声音尖厉，屋里的混乱声戛然而止，瞬间一片寂静，孩子的哭声也停止了。

“放肆！你这个女人，你要破坏砍挖斗争咋的？放下你手里的刀。”突然新队长冒出一句话来，显然，是对扑拉香说的。

“她坐月子，你先让她抱孩子进屋去。”扑拉香说。

“好吧，那你把刀放下！我让她抱孩子进屋。”新队长的说话声。



“不！妈——俺要妈！妈呀——”听得出来龙镬被推进了屋，随即传来了关门的响声，河生的哭声小了。

“快把人的带出来！”金光洙不耐烦了，威严地挥动着短手臂。

“金局长，金局长，真有货儿呀，从西屋搜出了好几块儿金条和金镗子，还有八棵大山参。”一个公安战士捧着肖香梅的首饰盒子，出来就喊。

又有枪又有金条，一下子把围观的下村人看傻了。他们翘足死盯着房门，想看看敢藏枪和金子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肖香梅缓缓地走出来，后面跟着两个带枪的人。龙镬的呼喊声和砸门声越来越微弱，河生的嗓子哭哑了。肖香梅回过头焦急地望了一眼西屋的窗户。

“妈——妈呀——”咣当一声，西屋一扇上沿格子窗被推掉了，龙镬伸着两只手，半个身子探出来，满脸是泪。

“啊？她是谁？啊，怎么像是她……”金光洙先愣了，他觉出龙镬好面熟，认出了她是龙女，他擦一下眼睛，细瞅龙镬，还是觉得像，他感到蹊跷。

下村人最先觉得惊奇的是花参，斗稻王时，他一见到扑拉香那双眼睛，就心焦目乱，现在他又来到了这间他曾来过的房子跟前。他的胸膛蹦跳得愈加厉害。方才听到扑拉香和工作队新队长的争吵声，他的心都要提到了嗓子眼儿，此时心还没有咽下去，长得同龙女没有丝毫区别的龙镬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一下子就猜到了，这个拼命喊叫妈妈的女人就是小龙女的同胞姐姐大龙女，他连想都没想到，让顺姬、让他、让……让所有人惦记的人就近在咫尺。他真想跑进院子里，大声呼叫她，告诉她一切，可他不能。他眼见扑拉香死命地抱住了龙镬的腰，把她拽离了窗户，拽进了里屋。

“这女人！啊，真像。”金光洙见没了龙镬，才从疑惑中解脱



出来，心里自语道。回身一见肖香梅，威风又增添了几分，他扫了一圈围观的下村人，盛气凌人地抓起一块儿金条问肖香梅：“嘿嘿嘿……这金子是你的吧？啊？”

“是，不是偷的。”肖香梅平静地回答。

“那枪的？你的如何的解释？”金光洙用生硬的汉语问道。

“枪是从俺屋找到的，与窝克无关，这是俺捡的，在山上捡的，咋的？”不知啥时候，扑拉香挺着丰满的胸脯冲上来对金光洙说。

“你捡的？看，这上面刻着肖七的名字。你叫扑拉香吧，啊？你要包庇坏人，啊，把她也抓起来！”金光洙向公安人员一挥手。

“慢！你问枪吧，枪是肖七的，上次肖七来，把枪放我这儿了，是我把枪藏到她姐屋里的，我怕人看见，觉得放她屋不会出啥事儿。这枪与她姐没关系，你们放了她。”肖香梅上前护住了扑拉香，慢条斯理地说道。

“窝克，你？你！不！你为啥要这样说呀？窝克——”扑拉香就势抱住了肖香梅，哭叫着摇动得肖香梅直打晃。

“她姐，窝克有一件事托你，帮窝克照顾好龙镯，照顾好河生，孩子，别哭……”肖香梅轻声地对扑拉香说。

“窝克呀！窝克——”扑拉香一下子跪在了肖香梅的脚下，死死地抱住了肖香梅的两条腿。

“带走！”金光洙见围观的下村人的脸上都带着同情，急忙命令让人带走肖香梅。

就在这时，四周响起了一片呐喊声。

“啾——啾——不许老高丽抓人！”

“啾——啾——放人！放人！”

金光洙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就见围观的人群中一阵骚乱，下村人忙不迭地往回缩。

“朴昌范，操你妈的，把你们下村人给老子领回你们王八窝



去,你们也来帮狗吃食。给他们让条道,快滚,要不,老子让狗咬死你们!滚!”院子外面传来了乌二哥的叫骂声。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儿?”金光洙瞪着独眼,拎着手枪问走过来的新工作队队长。

“放开她!”

还没等新队长回答,金光洙就见院子里冲进来二十多个手拉弓箭的小伙子,箭头一齐指向他,民兵队长乌二哥牵条大狗站在最前面。二十多个公安人员同时拔出了手枪,枪箭对峙起来,气氛异常紧张。

“你们要敢放枪,就让猎狗咬死你们!”乌二哥拍一下身边的狗,狗瞪着血红的眼睛,朝金光洙汪汪。

“你们?”金光洙的矮身子直朝后躲。

“乌队长,住手!”蔡志平手攥着小烟袋挤进来,拉住了乌二哥的胳膊。

“蔡队长,这个老高丽是什么吊官儿,领下村的一帮人来欺负俺旗人。看,他要抓走窝克!”乌二哥对蔡志平说,牵的那条大狗还在吠叫。

“金副局长,快让公安同志放下枪,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是这个村的村民!”蔡志平没有回答乌二哥的话,急切地对金光洙说。

“啊,真是。”金光洙一摆手,示意公安人员收回枪,他指着乌二哥问蔡志平:“他的,干什么的?”

“你问俺,俺也是共产党的干部,这个村的贫协委员、民兵队长,俺负责保护这个村。你是共产党,为啥来抓窝克?领着你们老高丽。”乌二哥没等金光洙回答,抢先问道。

“话的这么难听?啊,你是贫协委员,咱们是一家人,啊,你说我抓什么?”金光洙问道。

“抓窝克,就是她,为啥?”乌二哥一把拉过肖香梅,用一只大



胳膊护住了肖香梅抖动的身子。

“她！啊，贫协委员同志，你看看，你认敌为友了吧？这是啊，刚在她家搜出的枪，她都承认了，枪，肖七的。看，啊，还有金子，这么多，你说她是窝克，她真是！她是窝藏在这里的一个坏客儿，看，啊，这枪，这金子。啊，大伙儿看看，看呀。”新来的工作队队长一手提着两支盒子枪，一手拎着首饰盒，转了半圈，举给手持弓箭的小伙子们看。

“窝克，这……”乌二哥松开了肖香梅，倒退了几步，盯着肖香梅疑惑不解地问道。

“枪是肖七的，我是肖七的堂姐，谢谢你，他乌二哥，让我跟他们走。”肖香梅话说得平稳，如流水，她理一下凌乱了鬓发，自己朝门口走去。

“窝克——”扑拉香跪在地上喊。

“妈妈——”龙镬抱着河生从屋里冲出来。

“哇哇哇——”河生惊吓地哭着。

……

“看，害怕了吧，别哭了；你一哭俺也害怕，拐个山头就要到家了。驾！”乌中秋听到了龙镬在哭泣，他以为她害怕了，他的心也哆嗦起来。

龙镬从回忆中被惊醒，她摸了摸河生，小脚和小腿在被窝里热乎乎的，河生睡得正香，怀里还紧紧地搂着那包药。

马身上的铜铃让乌中秋卸了下来，他知道走夜道马铃声会传得很远，现在只有马蹄踏雪的声音在这冬夜里节奏地响着。乌中秋连鞭子也不敢甩，生怕鞭梢儿的响声会招来麻烦。

爬犁飞跑卷起了风，风扬起了雪，把蹲坐在爬犁上的猎狗涂了一身白。猎狗竖着两只尖耳，警觉地目视着前方。河岸两边的古树被冻得酥脆，有一点儿风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龙镬现在什么也不怕，这个本来就没怕过什么的山中女子，不怕黑夜，不怕野牲口，也不怕土匪，她豁出了一切，为了龄波，为了河生。她要救活龄波，她要养大河生。

婆婆死了，龄波病了，河生又小，家里的担子只能由她挑着。

肖香梅死了，就在公安支队带走她的第二天清晨，看守她的人打了个盹，她便悄悄地溜出了学校的教室，直奔母牛河，毫不犹豫地跳进翻滚的河水里。

当公安支队和村上的人找到河边，发现在龙镬生孩子的那棵大柳树下的一块石头上，放着肖香梅的一双鞋，鞋下压着一张白纸，纸上写着几行娟秀的小字：

我走了，我把一切都带走了，也许有罪也许是过，但不去澄清了，让我都带走吧。我把这些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去问问李万通，让他说清楚吧……我知道，你们没有错，谁也没有错，我不怨任何人。我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难为龄波和龙镬，他俩从小就躲在深山里，几乎与世隔绝了，他们不知道他们爸爸的事儿，更不知道肖七，他们是无辜的，给无辜的孩子一口饭吃吧，让我把一切罪孽都带走，都带走了行吧？

.....

蔡志平看了这字条，默不作声地揣进兜里，他沉痛得直摇脑袋。乌二哥这下真急了，他大声骂道：

“俺操他祖宗，逼死了窝克，他才是土匪，是日本强盗！走，找那个老高丽要人去！给俺敲钟，抓住那个王八蛋！”

新队长和公安支队的人一听，捂着枪往学校里撤，蔡志平拉着乌二哥的胳膊想制止，但钟响了，上村人潮水一样涌向学校。



男女老少，锄头斧子，弓箭猎狗，把个学校围得水泄不通。

金光洙有点儿害怕，他让新队长出去说服上村人。新队长一出门，就被村民们抛来的石头块儿打缩进屋里。

“啊，反了呢，我个堂堂公安局长，还让这些，啊，刁民欺负住了。”金光洙拔出了枪。

“砰砰砰！”金光洙推开门就朝天空放了三枪，枪声把上村人震住了，停止了呐喊，停止了投掷石块儿。

蔡志平冲了上去，用力拉住了金光洙，把他推进了教室里。

“快上，臭糜子要杀咱朝鲜人了！”

不知谁捅咕的，下村人也手举农具蜂拥而来，喊声响遍山谷。

“快，工作队和公安支队给姆集合！不许动枪，手挽手站成一排，制止械斗！”蔡志平大喊。

工作队员和公安支队的人组成了一道人墙，隔开了上下村人。蔡志平跳到台上，大声喊：

“乡亲们，听我说，听我说嘛……”

肖香梅死了，龄波被关了两天一宿，放回家来时，像傻子一样，直呆呆地瞅着龙镯和河生，瞅着笑佛。扑拉香见到龄波的眼神儿，觉得毛骨悚然，她怕龄波气疯了，忙给他舀来一葫芦瓢凉水，龄波接过凉水咕嘟咕嘟地灌了下去，一连气喝了三瓢。喝完了，一句话也没说，就直奔母牛河边，跪在了那株老柳树下，谁叫也不起来。

伊尔根们来了，来劝龄波，龄波还是跪着；

他教的学生们来了，来拉他，也没有拉动；

窦老鹰达来了，用讲古时那诗一样的语言来开导他，他给窦老鹰达磕个头，又面向河水跪着。

“龄波疯了，他气疯了。”



“听龙镬说，打小他气性就大。”

“谁也受不了啊，那么好个妈妈……”

“这肖七呀，真害人不浅……”

上村人纷纷议论，一些好心人围着龄波规劝，谁都劝不动。

“龙镬来了！”一个女人说。

人们回过身子，见扑拉香抱着孩子跟在龙镬的后面。龙镬满面是泪痕，缓缓地朝这边走来，人们给她闪出一条道，她径直走向跪着的龄波。

“龄波，爷爷死了，俺哭了一场，妈又死了，俺哭了三天，泪没了，俺也不哭了。俺知道，你从来不哭，这回你哭一次吧，哭完了，你起来，咱们不能总跪着活着，咱们要站着，站得直直的。妈死得刚烈，咱们活得也要有铁有钢，龄波，你哭吧……”

上村人从没见过龙镬说话这么慢过，把急湍的河水都说缓了，把河套的流风也说停了。太阳停在上头，投下了柔和的光，轻抚着满岸的人。

“妈妈——”

龄波突然站了起来，伸张双臂，向河面一声大喊。

“哇哇哇——”

河生被惊哭了。

“妈妈，俺怕。”河生拱醒了龙镬，龙镬一边哄着河生，一边用被捂住了河生的头。

天空撒满了星星，没有月亮，天显得很沉很重，爬犁还在河套里飞奔。

“咳——”突然马停住了，扬头一声嘶鸣。

大猎狗蹿到了爬犁前，汪汪地狂叫。龙镬吓了一跳，她紧搂着河生，转头往前看，一个木桩似的黑影正站在河套中间，挡住了前行的路，龙镬心一紧。